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五至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進士日單可璠

謄錄監生日黃珩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五

京畿

永清縣

原永清縣在府南一百五十里

明一統志

臣等謹按永清縣明屬順天府

本朝因之

原永清縣東西距五十里南北距五十七里東至東安縣界三十里西至固安縣界二十里南至霸州界三十

里北至東安縣界二十七里東南至大城縣治一百里
西南至霸州界五十里東北至東安縣治四十里西北
至良鄉縣治一百一十里

大清
一統志

原永清漢益昌縣屬涿郡為侯國東漢省晉因之

清類
天文

分野
之書

原巨馬水東逕益昌縣故城南漢封廣陽頃王子嬰為
侯國王莽之有秩也風俗記曰方城縣東八十里有益

昌城故縣

水經
注

原隋大業七年開渠通遼於縣西五里置通澤縣後罷
唐如意元年改武隆縣景雲元年改會昌縣天寶元年

改永清縣

清類天文
分野之書

增鄴道元水經注方城縣東八十里有益昌縣故城方
城為今固安地括地志方城舊城在今縣東南十七里
唐書地理志如意元年分安次縣置武隆縣是則後漢
省縣以後當以方城東境安次西境為今永清地
原石晉時沒于遼周世宗復取之宋初為霸州治景祐

永清
縣志

二年并入文安縣金復置

方輿紀要

臣等謹按縣志周世宗置霸州治永清縣宋景祐中以永清省入文安金太宗復永清縣隸析津府蓋宋自仁宗景祐以前永清仍周之舊故太平寰宇記載河北道幽州永清縣最為明顯景祐以後永清并入文安縣至徽宗宣和中尚隸燕山府徽欽而後乃入于金

增周顯德六年世宗自乾寧軍抵信安捨舟陸行至益

津關仍置永清縣駐蹕三日然後南還

永清縣志

原元屬大郁路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原舊城周三里日久傾頽正德五年流賊突犯燬官舍
劫倉庫知縣事郭名世始拓土城表五里餘隆慶二年
署縣事霸州判官王建議廢寺塔廟觀甃磚城後被大
水衝塌萬曆三十七年知縣王嘉績重脩四十二年知

縣楊夢雄復脩之

永清縣志

增永清縣城

本朝康熙十五年重修乾隆十四年改築

大清一統志

增明屯田僉事劉惟蕙重脩城垣記 益昌首善地斗
大一城無寸險足恃名曰城實無異壘也我侯曰為高
為深致富致強豈具人任不請帑不加賦不殫力以疲
民不愆期以誤國吾自有便法若以永人衛永人以民
情鼓民力屋漏可質鬼神效靈黎民應不懼非常也首
捐貲以為士民倡周募疏於四境或量力脩築或計土
受工或掘地而填築或挈家以供役自正月始事三閱
月而告成計採一千四百有奇又令籌軍器積穀草貯
硝磺練鄉勇創弩臺不日皆具建弩臺共八座環以女
牆通以機橋攻有備守有資或俯睥而矚或跨濠而擊
有永邑以來未嘗
有也 永清縣志

原縣治在城西儒學在縣治西南元卓哩軍都押司官

蕭薩巴建成化間遷于城東南隅翰林學士汪楷作碑

記

同上 按平哩滿洲語指之也 舊作嘜里 薩巴蒙古語器皿也 舊作薩八 今俱譯改

原瓦河水在永清縣西南三百步

太平寰宇記

此條原在霸州今移改

原縣南拒馬河自霸州流經東安縣境又東入縣界而

注于武清縣之三角淀即盧溝河及易水之下流也方輿

紀要

增拒馬河距邑治東南五十里在古信安郡內為九河
洩尾之墟周世宗嘗以舟師駐蹕渠水通于東南夙稱

名瀆

永清
縣志

原永清舊苦河患嘉靖三十一年水溢漂沒廬舍至萬
歷三年巡撫王一鶚築堤障之延袤五十里及二十二
年復抵縣界且逼城垣三十五年淫雨堤蟄束城下又
有巨蛇丈餘為祟知縣李循為民祈禱立祠水患稍息

上同

增永定河堤自康熙三十七年開挖新河前築兩岸大
堤南岸自盧溝橋石堤下起至永清縣郭家務止北岸

亦自盧溝橋石堤起至永清縣何麻子營止三十九年
安瀾城河口淤塞水由霸州之柳岔口歸淀入海復于
南岸接築西堤自郭家務起至柳岔口止北岸接築東
堤自何麻子營起至柳岔口迤東止即今之東西兩堤
是也雍正三年南北兩岸又接築大堤南堤自冰窖東
堤起至王慶坨止北堤自何麻子營起至武清縣范甕
口止即今之舊南堤北堤是也四年柳岔口河淤自郭
家務起開挖引河十年接築重堤并挑引河乾隆三年

又接築南北兩埝五年又自葛漁城北埝起接築北埝至東蕭家莊止二十年冰塞河口南北淤高

皇上親臨閱視開堤改河于賀堯營一帶任其蕩漾入淀歸海二十一年接築遙埝二十八年添築越埝三十年興舉大工于下游條河頭挑濬寬深直趨毛窪歸沙家淀達天津入海

同上

臣等謹按永清地界為永定河入淀歸海之下游自康熙年間脩築南北兩堤河流得以順軌嗣後

或間有淤滯之處

皇上御極以來屢經

臨視隨宜疏濬旋即安瀾其區畫原委之詳恭繹

御製詩章瞭如指掌謹編載卷內

增乾隆十八年

御製沿隄行三十里觀永定河新移下口處兼示直隸

總督方觀承永定河道白鍾山詩 舊時北岸今南岸

近舊南隄今北隄

桑乾于康熙年間築隄之始原就南
雍正年以河身淤故改從北近又以

河身漸淤改從水害南出在兩河之間故康熙年遷就之北隄為今南隄而雍正年之南隄為今北隄矣

向寬資蕩漾已看汎過積淤泥 舊識黃河利不分扶

沙東注向瀛瀆渾流今有清流亘

黃河全流入海其力較專至清口滙淮攻

沙之力益勁永定下流不能獨行入海有運河風河橫亘于中因散入諸淀水過沙淨故特易淤 此策

思量未易云 新口疏通頗吸川安瀾自可保當前都

來六十年三改

河自 皇祖中年始築隄修防賜名永定六十年間已南北三徙 長此

經行正未然 給資撥地遷村墅讓水還聽一麥耕安

土不難事姑息那知深意訊盤庚

臣等謹按乾隆十八年

御製詩恭勒石於永清縣境冰窖村

增永清縣唐置益津關後入遼

文獻通考

增韓淮陰城在縣西八里韓信下燕築城于此遺址未

湮又稱為韓侯鄉

永清縣志

臣等謹按通鑑漢高祖三年韓信用李左車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未幾楚楚擊趙張耳韓信往來救趙據此則信當日

未嘗至燕舊志相傳有漢淮陰城又稱為韓侯鄉
似屬後人附托之辭謹附識以俟考

增武毅漢軍臺在永清縣南二十五里又有武毅番軍

臺相傳皆宋人所築

大清
一統志

臣等謹按縣志東南鄉南門村有武毅漢軍臺近
后奕村相傳宋將楊業所築土人亦稱六郎臺武
毅番軍臺近南門村

原通澤廢縣在縣西五里

方輿
紀要

臣等謹按縣志今城西五里有通澤村

原劉越石壇在拒馬河之陰晉太尉劉琨欲圖燕薊築

壇與段匹磾歃血同盟翼戴王室今遺址尚存

永清縣志

原幽州刺史段匹磾數遣信要劉琨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共討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

歃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進屯固安以俟衆軍

晉書

臣等謹按唐析安次為永清縣安次在漢為益昌

縣酈道元水經注方城縣東八十里有益昌縣故

城方城即今固安益昌即今永清兩境相連故晉書有進屯固安之文也

增縣南信安鎮即古信安軍也北隸永清南隸霸州

永清縣志

臣等謹按縣志信安鎮在縣東南霸州志信安城在城東五十里益霸州在唐天寶初為永清縣後周始置為州治宋時又改置信安軍今之霸州永清即信安軍之舊地故兩境皆有其遺蹟云

又按信安鎮有宋將楊延釗舊砦南近霸州界路

旁石碣題曰信安鎮楊六郎城遺址繚繞猶隱

可觀

原雁月樓在信安鎮

永清縣志

原文信國被執北行次信安館人供帳甚盛信國達旦不寐題詞于壁寄南樓令詞曰雨過水明霞潮回岸帶沙葉聲寒飛透窗紗懊恨西風吹世換又吹我落天涯寂寞古豪華烏衣日又斜說興亡燕入誰家只有南來

無數雁和明月宿蘆花或云此鄧光薦詞也

詞苑叢談

此條

原在霸州
今移改

原縣治東南巖樓有鐘篆文斑剝莫辨歲月相傳唐貞
觀末桑乾河決衝沒城垣得此鐘於水溪至今父老謂

之自來鐘

永清縣志

原史丞相天澤墓在縣西南二十里黑堡村墓前神道

碑翰林學士王磐所撰

同上

增史天澤神道碑 房杜受惟懼之寄而不覩汗馬之
勞賦賈著鐘鼎之勲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
器而軍國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
也丞相史公弱冠從軍年三十已大將自我太祖太宗

唐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速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卽從容閒暇不動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內立省部以杜絕政出多門斜封墨勅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弊給百官奉祿使在官者有以自贖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為徇情枉法之私又奏罷諸邑占役五十餘萬戶均其賦稅以蘇民力天下欣然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路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德不耀父東直足為尚書府君生三子伯曰天忱仲曰天安公其季也金大安癸酉歲國兵南下尚書府君謁太師穆呼哩軍門明年從攻北京下之太師以府君為行部尚書鎮守其地公以府君元子授五路萬戶中統元年上登極首召公公奏疏以面對上嘉納之是歲秋詔公兼江淮經畧使二年春北征還以公為中書右丞相至元改元加光祿

大夫右丞相如故六年春上將有事于襄陽詔公與駙馬呼喇楚往行至郢州公病不能進還襄陽時上聞亟遣近侍齎葡萄酒賜公且諭之曰卿自吾祖父以來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宣勤勞者多矣勿以小疾暫阻行意便為憂懼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公歸家又遣其子杠與太醫執往診視仍賜藥物公餌半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毋殺虜是日薨春秋七十有四寶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也訃聞上為震悼遣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下太常考行謚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城西原其明年春二月有特旨命臣磐製墓隧碑文臣嘗論士君子抱負才智出逢昌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以自振耀非難事也惟夫仁慈惠愛不吝不驕有以服人心於富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以元勲碩德位兼將相為邦家之柱石為宗社之著龜望重四朝恩隆百辟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色見于顏間視富貴功名歛然退避若將

有浼於已者此其蘊藉豈尋常淺狹之量所能窺伺哉
初公乞致仕上召問其故公曰臣無大功報國今一子
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久叨隆遇一門之內處三要
職寵榮過分必致咎殃臣敢冒死固請上諭曰卿奕世
忠勤有功于國一門三職何足為嫌不允國朝之制州
府司縣各置監官謂之達嚕噶齊府州官往往不能下
公獨一切英與之較由是惟真定一路事不乖戾而民
以寧兵火之餘北地民窮往往從蒙古賈人借貸周歲
輒出倍息稍積則鬻妻賣子不能償謂之羔羊債公題
奏令民負債出息至倍則止上俞允之初公至歸德遇
蒙古驍俘獲將殺之內一俘公問為何人曰我舍人李
正臣也公出金贖署萬戶參謀河南王顯之來謁公一
見留置門下署萬戶參謀兩人信任之專雖父子兄弟
莫之敢問由是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兩人之力為多公
生平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即取讀之有不解即以
問人必解而後已雖公務遠適亦恒以數冊自隨每舉

一事輒能推究始終表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
公夫人石氏李氏納哈塔氏穆延氏皆先公卒子男八
人曰格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棹真定
順天兩路新軍萬戶曰棟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曰杠
資總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杞嘉議大夫淮東道
肅政廉訪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訓大夫
南陽州同知曰彬資總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男孫十
六女孫十三銘曰維開府公沈毅夙鴻挺然異稟間氣
所鍾累朝尚武公在戎旅把握齟銜指揮貔虎一旦崇
文正笏垂紳從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既立事權歸一
監司出臨專擅自息祿足代耕吏畏公清苞苴不行獄
無歌傾謨協宸意事合羣情默黎呼舞思見太平公屬
繫鞬十常八九其在鈞衡燹而非久世治時清尚可無
公險巖震驚非公孰寧公今云亡孰佐時康宸衷簡在
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柏生光有不知者視此銘章
同上按呼喇楚蒙古語積聚也舊作忽刺出今譯改

納哈塔舊作納合今
從八旗姓譜改正

原金鵲廟在縣南三里廟祀闕侯脩葺時掘地得金鵲

二翼故名草中有遼大安年所立石幢

上林
彙考

原永清城外東南隅百步有三塔寺蓋唐刹也石幢尚

存上書大周聖歷元年二國八回武隆縣令聞生元相

奉為金輪聖神武皇帝造四面像創浮圖一所供養後

紀上柱國以下官名字多湮滅

同上

臣等謹按三塔寺一名會福寺寺內石幢今尚存

增宋之問題會福塔院詩
苑禮羣僚海天逸奉金輪日
如湧浮圖近紫霄芙蓉仙
畫遺禎祥歸聖朝宋延

清集

原縣西北十五里辛窖村龍泉寺有白石塔

永清縣志

臣等謹按縣志辛窖村龍泉寺一名龍演寺西阡

有白石塔約高七八丈其基四面雕鏤上共十三

層年月歟識俱莫可辨

原隆慶寺在城西义口村殿前香爐石基遼乾統年所

立乾統者遼天祚之紀年也

上林彙考

臣等謹按遼史本紀天祚皇帝二月壬辰朔改元
乾統無天祐年號原書祐字蓋祚字之誤

原金御史中丞李英元帥左都監烏庫哩慶壽領兵護
軍食以援中都帝遣右副元帥星薩將四百騎迎戰舒
穆魯明安將五百騎繼之遇于永清將戰命士卒佯敗
金兵來追迴擊大破之死及溺死者甚衆獲李英及所
佩虎符得糧千餘車遂招諭永清不降拔而屠之

元史
按

烏庫哩舊作烏古論今從八旗姓譜改正星
唐古特語樹也溼地也舊作神撒今譯改

原縣名取邊境永清之義也居渾河下流頻年為患一望無涯僅遺城南三五村頽垣覆舍而已

長安客話

原崇禎庚辰三月既望大風揚沙京營大將旗吹隨永

清縣

野老漫錄

補周縉字伯紳武昌人洪武中以貢入太學授永清典史靖難兵起一時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縉攝令事極力拒守顧其民寡弱爭先逃散縉度不可為懷印南奔吏部上言靖難時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

十人俱棄職遠避宜置法典俱逮戍縉其一也

忠節錄

補馬錄永清遇雨作白日永清雨移時不肯休風雷當檻落河漢近城流牛馬誰堪辨蚊龍恐亦愁西歸遂

路失何處問孤舟百慮集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六

京畿 東安縣

原東安縣在府南一百五十里

明一
統志

臣等謹按東安縣明洪武初州降為縣屬順天府
本朝因之

增東安縣東西距二十里南北距一百五十里東至武
清縣界十八里西至永清縣界十二里南至天津府靜

海縣界六十里北至大興縣界九十里東南至小直沽
海口一百十里西南至霸州治一百里東北至通州治
一百里西北至固安縣治八十里

大清
一統志

原東安古安墟黃帝制天下以立萬國始經安墟合符

釜山即此

長安
客話

原安次漢舊縣縣東枕永濟渠漢武帝以屬燕國王旦
有罪削以屬渤海郡續漢書郡國志安次屬漁陽郡

太平

寰宇
記

原晉屬燕國後魏仍屬燕郡隋屬涿郡

方輿紀要

原唐武德四年徙置東南五十里石梁城貞觀八年又徙今縣西五里常道城開元二十三年又徙耿就橋行

市南

遼史

臣等謹按縣志常道城在耿就橋今縣城西北五十里常道鄉即其故址至遼史所謂今縣乃開元中所徙在耿就橋行市南者今謂之舊州頭以元時曾改稱東安州也

原遼金並因之元初屬大興府後屬霸州中統四年升

東安州屬大都路洪武二年降為縣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原縣治舊在常道城東耿就橋行市南經渾河衝決洪

武三年十一月主簿華德芳移治於常伯鄉張李店

即今治也天順間始創土城弘治中始券城東門正德

六年流賊猖獗知縣事周義急築垣浚濠補建西南北

三城門嘉靖十六年知縣劉繼先名其門北曰迎恩東

曰曙海南曰通津西曰宗山二十八年知縣成印僧修

之次年堯以磚建角樓四天啓五年知縣鄭之城復修
之給事中沈應時為作記

東安縣志

增東安縣舊城週圍七里二百四十步高二丈七尺廣
一丈五尺池深八尺濶一丈二尺

本朝康熙三十五年修葺乾隆九年勘估改築土城十
四年興工十九年完竣

同上

原縣門譙樓鐘太安二年鑄

同上

臣等謹按據明李光昭鐘說為太安二年而原書

引縣志誤加一金字又太訛作大直為金之大安
矣今謹於卷內改正

增明李光昭鐘說 諷門曉鐘為東安八景之一俗傳
前明農婦鉤耕早起闌地下鐘聲隱隱乃掘得之懸於
譙樓之上嘉靖間不擊自鳴邑令怪其不祥而棄之其
鳴如故後今復建樓以懸之遂止不鳴山海經云豐山
有鐘九耳是知霜鳴應候而鐘自鳴也然則物之相感
理誠有之不足為怪自明迄今又數百年未嘗復鳴每
日司閤者掌之暮擊晨撞其聲清越而不殺順風可聞
二十餘里蓋器之精良者也歎鎬太安二年造考北魏
文成帝與遼道宗時俱有太安年號玩其形
製色澤亦不甚古疑為遼時物 東安縣志

原儒學在縣治西學之南有泮池池南有高壘

同上

原元東安州廟學記國子監祭酒孔克堅撰文至正二
十四年六月立石又州北邵家莊鄉學記翰林檢討李

繼本撰文

同上

增元孔克堅東安廟學記 郡有程式者好義之士也
至正乙酉間出貲創義學一區瞻地一頃一十畝延師
教其鄉人洎四方之來學者一日慨然而興曰義學建
而聖廟未建是溯流而忘源也壬辰歲復捐貲若干立
廟塑像並香案祭器咸備春秋二祀無缺州故有廟學
地為渾河所衝而程君所建者迄無恙昔范文正公貴
為參政捨宅為學割義田以卹貧族而式布衣耳其所
設施亦能如是又其難為者是宜書其事以勸式親喪
築廬墓側朝夕泣奠翰林承旨康里公扁曰慕親時有
慈烏百餘巢於塚樹渾河為之迴瀾人咸異之又分田

以給嫺族婚喪之貧乏者前太守牛德裕聞於朝旌其門薦除本州文學 同上

增元李繼本東安縣邵家莊鄉學記 鄉學古也四代之制家有塾州有序以教其子弟材成則賓興其賢能而官之於是內之輔相外之岳牧與凡小大臣工胥此焉出則鄉之有學所係蓋不細矣記曰良治之子必學為表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况齊民之子其可以不學乎東安古名邑風氣渾厚民俗質直治得其道則妥順以安非其道亦強忍懾服而不敢肆邑之北鄉曰邵家莊邑長王侯建學於其地延李宗昭為之師宗昭前代衣冠家而能遵教條嚴訓誨搗然有鄒魯文學之風夫師之於弟教之以正自童蒙始蓋所以謹夫始入之途而不為他岐所惑此朱子所以補訂小學一書也小學既成由是而進於大學則內體外用稅駕乎高明光大之域而可以兼善

一世矣 同上

原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閭鄉西山東過范陽縣南又東

過容城縣又東過安次縣南

水經

原易水在縣南舊過安次縣界為固安河今與扼馬河

同為一川矣

東安縣志

原聖水又東逕渤海安次縣故城南漢桓帝中平二年

封荊州刺史王敏為侯國又東南流注於扼馬河

水經注

原白祀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流左合婁城水

水出平地導泉東南流右注白祀水亂流東南逕常道

城西故鄉亭也西去長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甘露三

年所封

同上

原枯溝自安次西北東逕常道城東安次縣故城西晉

司空劉琨所守以拒石勒也

同上

原盧溝河在縣西自固安縣流入境元皇慶初渾河水
溢決東安境內黃塢堤一十七所是也又東南合霸州

之拒馬河

方輿
紀要

原盧溝水至東安過耿就橋一分來至界河入土樓東

南一分西至界河入左奕西南今自盧溝橋下流從固
安縣經永清縣北東注自孫家堡一分派永清之南一
分派東安之西至隆慶末年分派於東安者又分為二
一由韓村至管家屯迤東似有奔縣之勢然離縣二十
里即停不行止在本屯前後左右為害一從韓村東南
下歷衡亭左奕朱村馬子莊至桃河頭萬歷二年積雨
水溢人畜漂沒知縣洪一謨力請築堤堤成賴以無患
萬歷六年馬子莊堤口決渰駱駝灣知縣韓景閔塞之

九年舊口復決知縣張汝蘊修之自是屢修屢決至二

十三年七月河徙於霸州泥河舊址盡成沃壤矣

東安縣志

增明萬曆乙未間渾河南徙固永文霸一帶常被沖突
東安河患頓息嗣後下口日於壅遏清流

本朝雍正三年東行由水窖武家莊經東安之狼城宋
流口東沽港至王慶坨歸淀乾隆四年河北出一趨武
清之蕭家西南等莊歸沙家淀一西折逆流至東安之
淘河復東折經葛漁城穆家口亦歸沙家淀二三年後

亦漸淤墊

同上

臣等謹按縣治南十里乾隆二十八年建築越埝
西接永清縣辛立村東抵武清縣八里橋村長二
十三里一分乾隆三十八年

皇上閱視永定河下口改越埝為北堤其修防之要恭
繹

御製閱視永定河記並

御製往閱永定河下口詩具詳原委恭載卷內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日下舊聞考

卷一百二十六

七

增

聖祖御製察永定河詩 源從自馬邑溜轉入桑乾渾
流推濁浪平野變沙灘廿載為民害一時奏效難豈辭
宵旰苦須治此河安

增

御製閱視永定河記 永定河之本無定也此氣數之
可以授權於人事者也無定河之求永定也此人事之
不可以諉其柄於氣數者也自前歲夏秋瀕河田廬被

濼特命高晉表曰修周元理等會勘利病所由發帑五十餘萬金大加疏築決歲訖功農臻倍稔遂俞所請以今春省成事而詔之曰河之工茲式集矣雖然朕能遽信為一勞永逸計乎昔之河故無工也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蒿目民艱為畿甸東南勤求保惠之政莫若興建堤工溯自康熙三十七年始事迄今億兆蒙庥淪浹肌髓中間偶值水旱不齊此濫彼淤遷流遞易自安瀾城而柳埝口而王慶坨而冰窖草壩而賀老

營而今之條河頭或北或復南凡六徙皆審時度勢善
為相導惟務順小變以歸大常而於

成謨固敢稍數斯誠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暨朕躬數十年來繼

志繩

武之苦心不容自己者何者在河固無一勞永逸之方
在治河實有後樂先憂之責也或者耳食漢田蚡天事
非人力及晉杜預請決諸陂之膚見謂棄地與水可聽

無定者之所之嘻何其戾耶夫以水故棄地猶可并地
故棄人可乎子輿氏稱神禹行所無事無事而曰行則
必有無事之事所謂疏濬決排者非耶以黃河證之積
石龍門故蹟可按而商患五遷周移千乘即已世近而
事殊厥後赴海南趨殆更燕齊與吳之境雖神禹復生
亦難力挽以從其朔第更一境即治一境仍與當年導
源之績等耳豈竟以不治治之耶桑乾流經近圻勢若
建瓴非挾沙將一洩而無餘惟挾沙又四出而莫遏運

道民生無堤曷賴前此督臣孫嘉淦建議試開金門閘
上游中亭河遂不能容所至村莊漫溢幸急飭堵閉民
獲安居尤近事之足為炯戒者且朕匪直為愛護已成
之工起見也假令是河在今者尚無堤工而籌運道策
民生朕亦必自為始事之舉易地以觀益知我

皇祖

皇考默鑒今日之發帑疏築有

深許為後

先克紹者矣不然者惡勞惜費朕必大矯乎人情而甘為汲汲也哉是行也往復周諮既嘉大吏能體朕意猶慮其不克堅持定識勉繼前功爰特揭大指缺之河上其他條具規制存乎神而明之者皆不書

增乾隆十八年

御製乘舟觀永定河下口之作 夜雪忽已收朝霧未
云斂策馬遵遙隄永定全勢覽下口欲其暢渾流利泛
濫前者歎行檣一綫奚歸坎無已等下策讓地稍避險

中處徙流移向南聽如漸乾隆十五年春閔永定河以下口宜畧更移今其易於趨

下且於流澗時澆中泓引河而流民占居河中淤地者亦勸導徙就徙外年來次第修舉下口益暢爰取道重

閔條已三載餘矣今來閔尾閭三歲驚荏苒舍陸命進舟恬波

春滄滄雖遜洪澤澗微山已不減蕩漾有餘地巨浸乃

澄澹慰茲憂即茲積高車鑿儼補偏斯不無水逸則豈

敢

增乾隆三十八年

御製往閔永定河下口與中作 下河南北任流遷

永定

河自康熙三十七年築堤之始下口由安瀾城後因原道漸淤至三十九年改由柳岔口雍正四年改由王慶坨乾隆十六年改由水窩草壩二十年改由賀老營三十七年改由條河頭計前後遷流六度以水窩草壩而論康熙間之北堤轉為南堤雍正間之南堤轉為北堤以今條河頭而論康熙雍正間之南北堤又均在河之南

矣 壅則傷多導使宣紮矩邱明別知懼防民之口慎

防川

增又

御製閱永定河下口詩以示表曰修周元理何媚 七

十年間六度移

永定河下口初由安瀾城後改柳岔口而王慶坨而水窩草壩而賀老營及今

之條河頭或北即今下口實權宜便徵盈酌虛劑者不
或南凡六徒

過補偏救澍斯涸則危與資博採

何涸素習河務于行
水機宜具有見解茲

以河南巡撫至天津迎鑿即命
其扈隨閱視下口以資詢訪

禹之行水在無為委源

源委勘一再

此初次初閱頭工二工今復視其下口於全
河首尾情形略悉故概茲命襄曰修周元

理何涸三人由此尋源而上至頭
工沿河再加謀求斟酌具議以聞

同事諸人共勗其

臣等謹按永定河

御製詩謹繹有關紀述之篇恭載卷內餘不備錄

增桃河泊在東安縣南五十里渾河水所匯也流入三

角淀

大清
一統志

臣等謹按桃河泊亦名桃花泊即淘泊河今淤

原八丈溝水出安次縣東北平地泉東南逕安次城東

水經
注

原鳳河水一渠從西北流至鳳窩村雖隆冬沍寒水亦

不冰

名勝
志

原蓮花泊在縣治南三十里甄家莊南東流經葛城入武

清

東安
縣志

原白溝河在縣治西八十里其源自栲栳園流入縣境

東南抵武清直沽港

同上

臣等謹按縣志巨馬河易水沙水合流於定興之

河陽渡為白溝河故道久淤今河流經新城容城

雄縣入穿兒灣達玉帶河其分流亦自雄縣西折

入新安合四角河俱不入縣境

增文天祥過白溝河詩昔時張叔夜統兵赴勤王東

都一不守羸馬遷就荒適過白溝河裂毗鬪欲張絕粒

不造死仰天扼其吭羣臣總奄奄一士垂天光讀史識

其地撫卷為淒涼我生何不辰異世忽相望皇天閱遘陽

九天墜漏飛艘引軍詣閭下捧土障湖狂出使義不屈
持節還中節六飛狩南海金鉞將遑遑武侯空感心出
帥驚四方吾屬竟為羈世事吁彼蒼思公有奇節一死
何慨慷江淮我分地我欲投滄浪滄浪却不受中原行
路長初登項羽館次覽劉季邦涉足河與濟回首嵩與
邙下車撫梁門上馬指樓桑戴星波易水慘淡天微茫
行人為我言宋遼此分疆懸知公死處為公出涕滂恨
不持束芻徘徊官道旁我死還在燕烈烈痛肝膈今我
為公痛我死誰為傷天地垂日月斯人未
云亡文武道不墜我輩終堂堂 吟獻集

原東沽港在縣南五十八里水自縣西渾河分流而東

入武清縣三角淀

方輿紀要

原垂楊渡在東沽港之北下通靜海縣夾岸垂楊凡數

里

名勝志

臣等謹按縣志垂楊渡今淤

原張繼怨詩 柳色凝青曙鶯聲散曉霞微茫連水國
迢遞見村家綠滿平田草紅開斷岸花流亡宜早復此

地足魚鰕

名勝志

原泥姑口昔人講水戰之具於此

同上

原咸平二年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何承矩上言
曰緣邊戰權司自淘河至泥姑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
險也太宗置砦一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

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奸詐緩急之備大為
要害今聽公私貿易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砮鋪皆

為虛設矣疏奏即停前詔

宋史本傳

原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緜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
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渡也

宋史河渠

志

原咸平五年三月西京左藏庫使舒知白請於泥姑海
口復置海作務造舟令民入海捕魚因偵平州機事異

日王師征討亦由此進兵以分敵勢先是置船務以
近海之民與遼人往還遼人汎舟直入千乘縣疑有鄉
導之者故廢務至是令轉運使條上利害既而以為非

使罷之

同上

原飛虹橋在故安次縣南跨界河州相傳漢元狩二年

建晉劉琨留飲於此

名勝志

原大石橋之流為東川西浮橋之流為西川八里迤西

之流為南川晉劉琨守此以拒石勒

東安縣志

增通濟橋在縣西左夾堤之東亦跨渾河上

大清一統志

臣等謹按通濟橋今地屬大興縣

增濟公橋在縣北七十里東沽港

大清一統志

增安次故城在東安縣西北漢置後魏改置安城縣魏

書地形志安城縣有安次城蓋已非故治也後漢書注

安次故城在今縣東樂史太平寰宇記縣在幽州東南

一百里本漢舊城東枕水濟渠

同上

臣等謹按後漢廢益昌為安次縣唐又析安次為

永清縣周世宗顯德六年取益津關置霸州仍治
永清蓋東至安次南至霸州皆益昌故地

又按永濟渠在霸州東顧祖禹方輿紀要云信安
軍有永濟渠宋咸平中置塘灤以為邊備今廢

原土樓在縣治東六里宋時為土兒衛臺高丈二尺盤

一百六十步

東安縣志

原奕臺在縣西八里宋為左奕衛其西有倉如土樓制

名勝志

臣等謹按縣志今縣西十二里有左奕村

原安次廢縣在縣治西北四十里今名古縣

東安縣志

增縣北四十里有古縣村即安次廢縣

同上

原舊東安州在縣西北四十里安次舊縣之西渾河水

次居民輳集名舊州頭

名勝志

原常道城在舊州頭西五里三國魏燕王宇之子璜封

常道鄉公甘露五年司馬昭迎立之北魏主宏封宇文

英為常道鄉公皆此城也

方輿紀要

原安次縣有故長道城

魏書志

原石梁城在舊州頭東南五十里或云南北朝時所置

戍守城也其地又有崧州城相傳遼古拉王所置

方輿紀要

按古唐古特語身也拉神也舊作古喇今譯改

臣等謹按縣志石梁城在古縣東南五十里按其

道里即今灰城也崧州城在縣治西北七十里今

地有稽察王村

原盧王屯在常道鄉東南二十五里漢盧綰屯兵在此

與劉賈夾攻取燕今名盧村

東安縣志

臣等謹按縣治西北十二里有民盧村軍盧村當

即盧王屯舊地

原葛城在縣治南三十五里宋建屯守於此

東安縣志

臣等謹按葛城在縣南四十里今名葛漁城

原狼城在縣治南四十五里亦宋時所建

東安縣志

臣等謹按狼城即信安軍之狼城寨為永定河經

由之地今名安瀾城

原長慶宮舊在廣平淀金天會三年移安次南五十里東接巴納南通番漢有大石橋以受諸國之禮今次平

屯乃其舊址也

東安縣志 按巴納滿州語地方也舊作捺鉢今譯改

增元庫庫長慶宮留題 峇堯宮殿凌天表一脉洪濤入檻流勢壓曉山十澗落寒隨野水半楓秋微才空抱長卿志滯跡還同王粲遊北望燕臺何處是五雲縹緲鳳城樓 同上

原省抑宮在安次南遼會同中建

同上

原留犢村在縣西北六十里魏鉅鹿時苗為壽春令及

歸留犢而行回經於此因以名里

名勝志

原劉琨墓在東安縣東二十里

明一統志

臣等謹按劉琨墓在古縣東二十里樓桑村今其

地有南桑園北桑園

原遼中丞韓澤墓在縣西北五十里更生村

東安縣志

原廣嚴寺始建於縣西之郭外燬於兵英宗朝邑人孟

士中捨己宅改創於縣西之郭內

同上

原常道鄉定覺寺唐垂拱三年建五代燬於兵遼天慶間承直郎張銑復為建立至金天會四年成正隆間韓

承彥重修大定元年奉直大夫楊俊卿復新之又有古

營寺金明昌五年建圍城寺明昌六年建俱有碑存

同上

臣等謹按古營圍城二寺今俱廢

原大悲禪院在安次縣西閻家岱金天會六年僧行進

募民韓福林修有碑存

東安縣志

臣等謹按縣志大悲禪院在閻家莊今地屬大興

縣不隸縣界

原寧國寺在留犢里金大定三年村民曹瑛建有碑存

東安
縣志

原廣福寺元建在東安縣治西北四十里

明一
統志

臣等謹按廣福寺今地屬大興縣

原廣福寺在故縣西北五十里金天會中建大定三年

僧會願請賜額

東安
縣志

原廣善寺在徐村里固城莊唐之靈應寺也洪熙元年

太監何至淵重修景泰三年立碑

同上

原淨安寺在固城里惠化鄉宣德三年太監張盛建正

統四年賜額碑存

同上

原靈巖寺在鳳河南金大定五年僧洪寶建

同上

原至正十八年三月東安瀟州柳林日有警報京師備

禦四隅俱立大都分府

元史百官志

原任風子成化中雲遊東安自謂得養生術而衣服垢
敝又無容止人多不信頗以善奕為士大夫所邀一日
在廣巖寺看奕又有人於城外見其西行未幾人傳其
尸解西山巖中究其日則分身之日也平日無他異獨

冬月單衣體常沾汗而已

燕山叢錄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七

京畿 涿州一

原涿州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

明一統志

臣等謹按明初以州治范陽縣省入屬順天府

本朝因之

增東西距六十五里南北距五十五里東至固安縣界三十里西至易州涑水縣界三十五里南至保定府新

城縣界三十里北至良鄉縣界二十五里東南至霸州
治一百十里西南至保定府定興縣治七十里東北至

良鄉縣治七十里西北至房山縣界三十里

大清
一統志

原州東北至幽州一百二十里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

太平寰

宇記

原涿州古涿鹿之地星分尾宿十六度史記黃帝與蚩

尤戰于涿鹿之野即此地

同上

原涿鹿黃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黃帝祠

帝王
世紀

原州因涿水而名以水中嘗出此豕也城周九里形如

凹字相傳顓頊時所築

名勝志

原舜分十二州為幽州地禹貢冀州之域

太平寰宇記

原涿鹿于周官幽州之域也

帝王世紀

原春秋戰國時燕之涿邑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原秦滅燕以其都及西境為上谷郡地漢高帝元年項

羽入關又立燕國封臧荼為王三年韓信用廣武君策

發使於燕燕王臧荼降五年反漢誅荼立盧綰為王六

年分燕置涿郡領縣二十九理此

太平寰宇記

原州治創自漢盧綰

名勝志

臣等謹按秦時涿為上谷郡地漢加置郡國分上谷郡地置涿郡領縣二十九事在高帝六年而封綰則在五年因建國而更置郡邑理固然也

原莽曰垣翰屬幽州

漢書注

臣等謹按據水經注涿有垣縣王莽之垣翰亭又稱涿縣故城莽更為垣翰蓋當日此地有城有亭

通稱垣翰如泗上亭漢壽亭之類或謂鄜注亭字
為縣字之訛非也謹附辨以備考

原後漢安帝以涿郡屬幽州郡理涿縣

清類天文
分野之書

補夏世侯伯有范即今之范陽

國名
紀

原魏黃初七年文帝改為范陽郡以漢涿縣在范水之

陽取以為名以此地追封武帝子矩為王

太平寰
宇記

臣等謹按方輿紀要范水在州南自易州涑水縣
流入境下流合于拒馬河

原晉武帝泰始元年又改為范陽國封宣帝弟馘子綏

為范陽王

太平寰宇記

原馘字季達兄弟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魏魯相東武城侯康王綏字子都初為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

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馘立

晉書

原馘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考經紀清辨能言論以宗室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出為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持節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惠帝西遷馘與從兄

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歃血而盟推東海王越
為盟主虓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
史劉喬不受越節度乘虛破許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
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虓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
等於是在奉天子還都拜虓為司徒永興三年暴疾薨年
三十七無子養模子黎為嗣黎隨模就國於長安遇害

晉書

原永嘉之亂郡陷于河北其間建置莫能詳悉

太平寰宇記

原元魏復為范陽郡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原永安三年移置平州於此

魏書志

原北齊惟領涿迺范陽三縣後周省迺縣領縣二

太平寰宇

記

原隋開皇初改范陽縣為迺縣隸昌黎郡又於古迺城

別置范陽郡領涿范陽二縣二年罷郡移涿縣入郡故

解為幽州大業三年以幽州為涿郡縣仍屬焉

同上

原唐武德元年廢涿郡復為幽州之屬邑七年改涿縣

為范陽縣大歷四年幽州節度使朱希彩奏請于范陽
縣置涿州仍割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三縣以隸之屬

幽州都督府領縣五范陽固安歸義新昌新城

同上

原五代石晉割地賂遼州名如故尋置永泰軍

清類天文分野

之書

原金仍為涿州

方輿紀要

原涿州昔為遼南塞邊城樓壁俱存及郭藥師舉城內
屬不經兵火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劉李河

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

許奉使
行程錄

補汪藻賀收復涿州表 臣聞黃帝得天始正阪泉之
伐宣王復古爰興獵狝之師緬惟幽薊之區久失漢唐
之舊厥留丕績以待聖時出成算于九重拓提封之萬
里風聲鶴唳何勞震盪之餘葦食壺漿惟恐歡迎之後
皇帝功高治古道冒綿區兼收區夏之心克紹祖宗之
志得皇天之所覆徠上古之不臣前茅爰入殊疆破竹
遂無遺策臣幸逢嘉會造守遊藩傳閭毳帶之朝悲陳
渭上遙想龍墀之慶獨阻周南 五百家播芳文粹

原元太宗八年為涿州路中統四年復為涿州

元史

原明并范陽縣入州

清類天文
分野之書

原今之州治本燕之涿邑漢置涿縣為涿郡治魏晉以

後范陽郡國皆治焉後魏孝昌三年上谷賊杜維周南
趣范陽幽州刺史常景破之隋廢范陽郡縣屬幽州唐
武德七年改涿縣曰范陽寶應二年史朝義敗走范陽
縣其將李懷仙遣兵拒守朝義至不得入大歷四年幽

州帥朱希彩復奏置涿州於此

方輿
紀要

補王惲涿州移置考 至元八年秋九月予以省覲來
涿因拜謁孔子清廟遂讀唐貞元中使持節都督幽州
諸軍事彭城劉公建孔廟碑乃知州治本幽州盧龍軍
屬邑范陽縣也至代宗大歷初詔始分范陽歸義固安
三縣為涿州治范陽涿郡即涿郡故地為名按輿地廣
記漢初高祖始立涿郡魏文帝改范陽郡其地左碣石

右督亢南控鄭城百里而遙北連幽薊百里而近唐以來中間控制蕃戎部落甚衆又河流縈帶前後有林麓陂池之利周廣磅礴鬱為雄藩及辨讀遼統和廿八年州刺史廣陵高公移置碑陰記云舊廟本在南城東北隅是年刺史高公移置南城東南隅康莊之左因復悟今州城南北若連環然意者置州時展築南城而廣大之今市中隔門本故縣城南門也觀此前後證據甚明無可疑者噫予往來幽涿間蓋十年于茲嘗以隔門之制為惑詢訪上俗莫詳其故且方物之辨一事弗知君子恥諸不圖聞一得二使數年之疑一旦渙然水揮亦可喜也特表而出之敢貽涿之好事君子以俟更考云

秋澗集

原涿州城明景泰初知州事黃衡始甃以甌石垣高四十尺基之廣倍之方各有門門有樓前曰迎恩後曰通

濟左曰進德右曰積慶鋪舍三十二女牆一千八百三十隍深十尺廣倍之城之中有夾城如人之束帶中有券門曰通會上有重樓三楹左鐘右鼓以啟晨而警夜嘉靖乙巳知州何鑛所修殷謙為作記

涿州志

臣等謹按涿州城

本朝康熙六年知州李勳重修周圍高厚皆仍其舊東西南三門名亦如舊惟北門改通濟為拱極

增明殷謙重修通會樓碑 天順紀元以都指揮同知石公端分守涿州受命以來夙夜惓惓圖惟報稱勵官

屬訓士卒恤民隱除吏蠹植善鋤強德威並著人心感畏境內之治一新矣而郡無更接公以詢諸耆老對曰去州治西北一里許有門曰通會築土為臺上有房三楹以司更漏歲久為風雨所損十餘年未有修復之者獨臺兩旁有二小屋以懸鐘鼓而已公曰茲非缺典歟且更樓必務崇高吾構之可也先是近城有隙地可二百畝官禁人不得耕耨公令士卒佃其中收其藁以陶瓦甃易其粟以營材木皆有餘積公知接可構也乃筮日啟工時郡之官屬者庶咸欲捐貲以佐厥工公弗頓衆悉却之至于士卒之在役者無慮數百人公皆撫恤給俸廩以激勵之而官屬之涖其事者率以公之心為心由是人皆樂于趨赴羣工展藝並手皆作士卒劬力晨夕弗懈不踰月黝堊丹漆輪馬真焉而工告完凡構接三楹其高廣尋丈皆合矩度構成飭更漏戒更卒晨昏鐘鼓之期晝夜時刻之節抱關啟閉之候咸中法則于是南北往來之人覩其樓之宏麗曰何昔之委靡

而今之壯觀耶縉紳君子考德而問政者曰豈前無作興之者而今有其人耶嗟夫古人以更鼓分明知人之善此公之用心如此其知所務與然公又多方築城池之未固者治城廓之將敝者修護門之垣新擊柝之舍皆人不告勞而事有成效則更接之構蓋公興滯補闕之一事也耆老曹宗勉等丐余為文以彰厥美於戲有及人之政者人必思之不忘有感人之德者人必頌之不已若召伯甘棠之詩羊祜遺愛之碑是也公之崇飭郡事既非一端而其所舉又皆德政之切務然則郡之人思公之政頌公之德寧不與召伯羊祜同其休美耶余非能文者重違鄉老之命遂書此以歸之

涿州志

原通會在郡中上有庭堂幕次左鼓右鐘于以安民警盜春秋降雨郊原隴畝濃雲密靄一望不分郡中之佳

景也

涿鹿記

增

行宮在州城南里許

涿州志

臣等謹按涿州

行宮乾隆十六年恭建

正殿恭懸

皇上御書額曰繡野迎薰聯曰春色芳菲入圖畫化機

活潑悟魚鳶西軒內額曰黃圖攬勝聯曰農桑宛

繪邠風景遊豫還同夏諺情

觀風樓額曰觀風自近聯曰雨暘時若天休應風日恬

和物象舒又曰山容積雪融和盎物象熙春詠蕩

披皆

御書

增乾隆十三年

御製涿州行宮作 千山遠作屏一水清而抱堦墀足

松石節稅無山藻省方適靜憩汲古資幽討不獨容膝

安已覺悅心好丞鹿正面南塔影秋雲表

增又

御製丞鹿覽古詩 燕雲易水帶晴川丞鹿城南驪客

鞭村指樓桑聞騰碣河流挾活始通船

挾活河久淤塞前歲經高斌奏

請疏濬今始通舟楫

道元故宅詢遺老子幹荒墟靄暮煙省識同

然公道在千秋名勝以人傳

臣等謹按丞州

行宮

御製諸詩謹繹有關紀述者恭載卷內餘不備錄

原汪元量涿州詩 盧溝橋下水泠泠落木無邊秋正
清牛馬亂鋪黃帝野鷗高磨涿州城柳亭日射旌旗
影花館風傳鼓吹聲歸客偶然舒望眼酒邊觸景又詩
成 湖山類集

原何中涿州道間雪霽作 昨日飯良鄉今指涿州城
此路有終去安能緩車聲平野散寒流輝起浮英濛
烘遠樹密落前僊柳明殺雞共鴉牧園瓢忽鷄鳴殊方
雪初霽余抱孤賞情胡爾同車人苦云路難行 知非
堂藁

補洪适使回至涿鹿詩 回首燕然日再西一杯相屬
使輅歸殘花媚野不妨好倦鳥投林自在飛可惜光陰
銷客枕不憚塵上染征衣大明退直清和日已約梯雲
訪翠微 盤洲集

補胡曾涿州詩 涿鹿茫茫白草秋軒轅曾此破蚩尤

丹霞遙映祠前水疑是成川血高流 咏史詩
補石瑤涿郡詩 二水爭流統郡南郡城東望五雲含

風生帝子樓桑里月射桓侯浴馬潭古俗多年猶慷慨
廢臺無客更遊談津郵日日鳴鉦鼓看盡行塵擁使驂

熊峯集

補陳孚涿州詩 晨發白溝河薄暮宿范陽殘城無雜

堞枯木鳴白狼回首望中原日落烟茫茫天低鶻沒處
彷彿見太行緬懷昭烈帝八尺鬚眉蒼平生漢社稷志

欲為高光惜哉不得就越在天一方里人亦何知牲酒
奠樓乘車蓋不復見但有秋草黃我來已十載誰復悲

興亡天明登車去塵霧沾衣裳 觀光集

補吳天泰涿州詩 寂寂棲桑村下路王孫販屨竟何
之豫州若向幽燕起子幹應為帝者師 星帶草堂集

原楊士奇涿州行 四郊茫茫沙草白青山迢遙亘西
北涿州百里近都門北來南去無晨昏道邊郵亭連古

堠時平不置官軍守土牆茅屋盡耕屯半插青帘賣新

酒牛車麟麟衝早寒爭先彙結輸縣官少年家家便騎
射雉兔如林不論價由來意氣傾山岡邂逅相逢肯相
借伐石為碑記古人淒涼遺刻百年存摩挲三嘆憶咸
德路人為指樓桑村 東里集

原劉溥賦得詠鹿送邱伯純作 平生愛訪古走馬游
四方金臺南去百餘里乃是詠鹿古戰場軒轅騎龍上
天去鼎湖何處秋茫茫蚩尤死後幾千載青山蜿蜒至
今在當時妖霧久銷沉空餘易水東歸海海水變桑田
天地幾翻覆龍爭虎鬪且莫論卷起飛塵縱雙目三晉
在西齊在東北京正在天之中金接玉殿仰頭看日月
照耀開鴻濛萬國朝宗必經此昇金戴玉何匆匆紫荆
雀鬼雁門固塞斷蕃兵往來路一錐占塔河間城千仞
層冰海邊戍下馬促沽酒洗我磊落懷扶桑轟天起泰
華隔雲排手攀北斗發長嘯颯颯飛上青雲叫酣來道
上送歸人借問歸人可同調官亭齊和遠遊篇燕姬嬌
笑弄鴉絃不將寶劍舞秋月且贈珊瑚白玉鞭 草窓

集

原黃仲昭曉次涿州作

青山冉冉夕陽浮
綠樹微茫

見涿州白雁聲寒燕塞晚
丹楓葉落薊門秋
漁舟蕩漾歸沙浦
畫角淒涼起戍樓
黃帝蚩尤征戰地
眼前贏得

水東流

未軒集

原何景明涿鹿道中作

高城鬱莽蒼永路
多荆棘日

氣夕以陰游氛浩無極
城邊古時卽宿草蔓于域
樹木

何蕭蕭狐狸鳴其側
訪古思軒轅
嶽峯何由陟
伊昔奮

龍戰明明庶邦式
神馭飄鼎湖
烏號緬元德
遺蹤邁荒

野盛烈存茲國
誰云戲亂功
不俟干戈力
風雲變俄頃

明晦固難測
薄暮窮林中
怒馬長太息
大復山人集

原周廷用涿鹿道中作

涿鹿雲黃草
樹深燕京風
物

晝陰陰河山
尚擁軒皇陣
臺榭虛悵郭
隄金雨過涼生

高鳥喚天
低日落暮
蟬吟
鷹濡
未有干時策
敢向泥塗

嘆陸沉

八厓集

原李瓚次涿鹿作

故鄉香不見
歸路亦沾巾
匹馬燕

山外孤城涿水濱鶯花從客久風雨渡河春底事南亭
柳穆穆青向人 珠樹館集

增曾榮涿鹿道中詩 遠樹孤城出高原四望遙山從
平地起雪到暮春消細草承雕輦垂楊拂御橋愁連易

水上風色正蕭

蕭 涿州志

原州治在城東南隅 涿州志

原劉懿無訟堂記 大德辛丑大都葛侯叔茂來為州
牧扁其廳事曰無訟涿為天下扁圍觀獻京師者咸取
路焉歲時迎餞民役繁劇為最牧守必才能者汪
之侯下車首建斯堂盖有志乎民者也 同上

原州儒學在州治西南創于唐建中間金元因之明正
統元年知州朱巽修之金問為作記隆慶辛未知州沈

坤復修之申時行為作記

同上

臣等謹按州學唐貞元中盧龍節度劉濟所建金黃久約記云舊廟本在南城東南隅是年刺史高公移置南城西南隅康莊之左即今儒學所在也

韋稔碑及金元明碑記皆在廟中

原范陽郡新置文宣王廟碑韋稔撰文張澹行書貞元五年二月立在今涿州

金石文
字記

原唐韋稔涿州新置文宣王廟碑天下郡縣志有文宣王廟而范陽郡無者何范陽本幽之屬右碣石左督

亢流水經其前後有林麓陂池之利至于闌闌井肆之大閘梁襟帶之固自河達燕其比不過一二先朝次列縣之級第為望領戶萬流庸附占者如之兵興人拱茲又獨阜且倍幽之南百里而遙居鄭之陰二百里而近磅礴周廣隱然名區大歷初詔剖幽之范陽歸義固安為州因涿郡之地題為涿第為上以范陽為治所縣遂為州治矣然此為邑者率以多故未遑建置春秋釋奠蓋伺州之已事假邊豆寄升降於故階迨今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彭城劉公建中初假通州縣操長是邑親茲遺闕喟然嘆息顧其寮曰學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義者昔在三代皆鄉里有教兩漢以降罔不述用三德矧今朝廷頒宗祀之詔郡縣畢置清廟溥崇明祠今州廷大張縣署悉陳而至聖先師時享無所豈導人重道之意乎彼劉琨劉劭祭器為禮范甯養生徒興化皆所以達萬類而朝宗至禮也吾宰三百里作人父母必推興斯廟以為人紀乃視縣前近里之

矣。壇心規其制，口割其地。廣狹之量，平虛舍之區。發其居人直，以官俸給于瓦木丹鐵之費。匠人作徒之要，又以家財散之人，不知後廟。脩云構，聖賢之像，備儲奠之器具。庭除肅然，黎元翕如，皆不待施而悅，不待教而變。于是置食錢二百萬，徒三千員，洙泗之風，集于期月。時公年始弱冠，方剛之日，克明古訓。君子是以知公奉若典謨，其將來者大矣。今廣平宋峻方介直之士也，倚法不削，憂公如私，以能名自薊縣而來。遷政率由舊履，公之獨守而勿失，覩公之為政而不及學，舍異文翁之言，固或結脩琴堂，挹子賤之風。恒餘跼踖歌咏，不足願言。發揚見求，微詞以載。白石其所書者，止于創州置廟之實。即夫子懋緒隆德，蓋存諸史冊，且溢于古人之口。豈余頑童敢記頌焉。銘曰：振頹周室，警寐殷楹。曠千百年，炯作世程。大唐御極，致治昇平。六五玉三，是孰與同。聖王既興，夫子乃貴。苴茅列爵，建廟崇位。蘋蘩截海，聲曠草思。春誦夏絃，于焉辨志。惟范之陽，魏魏建邑。朝命有

作州庭乃立廟革新題堂升故級縣寮寄奠生徒罷習
崇崇大賢昔歲臨茲匪頌勞伎克就嚴祠美矣像設森
然具儀風化之源一至雍熙斷斷伊人恪居所職食粟
告志戴星任力瞻我宏規闡我明德爰琢琬琰作階之

側 涿州志

原金黃久約涿州重修文宣王廟碑記

范陽舊有夫

子廟在城東南唐貞元五年盧龍節度劉公所建遼統
和中始移置于此年禩繇遠將就傾圮前為守者非無
意于更新徒以州治當南北之衝四方行旅取道往來
十率八九使客冠蓋旁午晨夕疲于應接又案牘簿書
視他州為繁日不暇給故視以為餘事大定二十三年
冬汾陽郭侯預自尚書郎出殿是邦下車之初以令從
事伏謁祠下既而周覽庭宇憫其敝陋慨然變容退而
嘆曰為政之先獨不在于斯乎矧聖天子在上闡彌文
緝隆典凡所以尊禮先儒誘進多士纖微畢舉發於誠
心而州近在畿甸之內迺不能助宣風化况疎遠者哉

于是命工繪圖丞議改築計所當費約用錢二十餘萬
即日移文計司久乃得報減三分之二止得其一既不
足于用方左籌右度未有以爲計其僚有顯武將軍梁
做先者爲主倉庫官毅然以身任其責造黃堂而請曰
做先里人也上世以儒學取功名享爵位小子不肖亦
幸賴先人餘蔭入官秩登五品迹所由來非治心行已
仰遵先師遺訓何以臻此今廟在鄉里廢毀如是貽使
君憂心實恥之願因斯時會里中一二大姓及子弟之
業儒者各出私財以佐用度候聞其言而義之即爲割
月俸并諸贖錢盡付之授之以成願厥效于後起二十
五年夏四月二十日癸丑訖五月八日庚寅總爲屋十
有八楹制度大小廣狹悉因其舊椽棟之腐撓者撤而
易之垣墉之頽靡者築而起之階祀之缺踣者甃而完
之舊難荒翳塗履漫漶中奠廟堂旁列東西兩序以達
于大門庖廩齋舍各有次第皆備無缺工募于民厚與
之直役夫則用胥靡之徒豐其飲食皆不戒而勸舊圖

六十二從祀弟子及前代名儒之像于殿陛十哲塑像
之後則改繪于兩廡諸費除官給外獨用錢四十餘萬
皆出于衆人之樂輸非有所畏迫勉強而然者落成之
日公私改觀父老稱贊咸謂不有刊勒何以視久遠侯
乃遣人走京師遺書故人須昌黃久約為記而系之以
銘銘曰卓哉素王百世之師出逢周衰大道蔽虧立言
著行是訓是矣有國有家政行令施祇率軌範永作表
儀生為至人沒有嚴祠袞烏煌煌巍然面離春杖奠薦
著令攸司范陽遺宮有年于茲日毀月壞風雨弗支郭
侯下車經之營之去故取新付託疇咨允毅梁君造請
以辭願幹岸事惟公之為市財傭工費鉅不貲弗足于
公競捐其私屹然崇成曾靡愆期學者用勸祀事以時
之德之功去益見思後來之人尚敬勿縻 涿州志
原元蔡欽涿州重修孔子廟碑 皇元受命首重斯文
尤嚴祀典天下郡邑許建廟學追王者之封加大成之
號其崇奉之道至矣涿古之名郡城之巽隅故有廟學

自唐貞元歷金大定興建顛末先儒石刻俱有可徵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趙天爵按部至州憫其荒陋割月俸倡率郡寮因故基創造殿宇翰林侍讀學士李公謙已嘗文諸石樹于廟廷迨今幾六十年緜歷歲久而墜塗剝落梁棟腐敗弗蔽風雨州治路常南北輻輳之衝使賓旁午朝迓幕送事急政繁未遑葺理至元庚辰東安張珪以廕補官由大寧簿來判是州視政未幾總府聞其才幹選徵赴都命主郡牧芻蕘出納有方秋毫無犯事竟還州拜謁宣聖廟廷顧其傾圮慨然興嘆曰廟學者善教化正彝倫人材攸出首善之地國家之所崇奉致有崩摧瀆神莫甚焉知斯州者不得不任其責于是謀于監郡浩爾齊同知州事都爾蘇幕賓呂忠王元孝以暨范陽屬官監邑令簿成悅茲舉各捐已俸以倡于首郡之文儒衆多士秀民間風慕義樂輸私帑雲集影從翕然助之保定張德輝博文碩儒意主即校始終其役比木石瓦甃之用悉酬之以善價至于民傭匠藝

之工亦皆給之以厚值會計所費餘數千緡一毫未有
擾于大農者即涓吉日率作興事猿題楹棟朽者撤而
易之踈者補之完之傾圮者正之漫漶者飾之殿制巍
然宏敞壯麗十倍前規經理聖門賢廡講室齋厨次第
一新非復疇昔之可比也繼而房山王慶來賓州幕展
禮庭下覩其廟貌尊嚴甚稱敬仰然而傳道先師配享
位列尚或失序其于奉祀之禮情文不能無相戾者乃
遵成憲捐金募匠增塑郊公沂公之容改飭復聖亞聖
之像歲春秋月旦望獻享釋邊豆之例升降之儀修舉
是役也經始于至正辛巳之秋畢成于壬午之夏蒙
禮成校官張德輝偕幕官張鵬翼持安陸府教授郡儒
王良所狀興造之蹟謁文于欽以誌歲月欽謝不敏其
請益堅謹撫其實而謂之曰廟學廢興固其時也亦在
守土之官篤意與否耳方今文軌渾同皇仁一視惟務
博選賢良以充守令期布宣風教興學養士變革民俗
以底雍熙之治今通判張溪職居倅貳能以斯文為已

任其用意有過人者幕官王君秉心樂道繼成善績別其寮屬又皆卓越之才炳炳相望契會一時恪勤官次不負委任深體聖上崇儒重道之意雖王事鞅掌簿書期會之煩而拳拳于風化之源振弊改作同濟事功為悠久之計觀政于斯可謂知所先務矣昔漢唐文翁常袞之化何以異於是故為一言以叙作新梗概以為後來師帥于民者勸銘曰大哉孔子垂教無疆百王軌範萬世綱常堯舜文武祖述憲章漢唐而下歷代褒揚聖皇御極化被遐荒訖武宗文吾道彌彰加號大成誕告多方涿設廟學肇于有唐金源作新記石載詳至元更建經歷星霜剝落墜塗腐撓棟梁葺理興思前政靡違張侯至止顧瞻傍徨愀然改容既懼且惶亟謀敬修僉言允臧悉捐俸金輦木陶甌郡耆士民樂輸贊襄補罅易壞椽桷斯印屹然遂宇崇彼穹蒼王君繼至樂道心良充邨沂鄒配享升堂於穆眸容冕服煌煌春秋釋菜宮懸樂張禮器嚴陳牲幣芬薌肅儀獻酌逢掖踰踰通

祀周極亦孔之光美矣。儒風隆茂，郡庠學者趨向日就。月將宏構，落成咸歌。循良鏡石，勒銘永紀，不忘。同上。

按浩爾齊蒙古語吹茄人也。舊作忽林赤都爾蘇義見前。舊作先魯沙今俱譯改。

臣等謹按州志碑記曰：州學建自唐貞元五年有

韋稔撰記，金大定二十五年重修，有黃久約撰記。

元大德五年重建，有李元禮撰記。至正二年重修，

有蔡欽撰記。明正統八年重修，有金問撰記。成化

十八年重修，有劉珣撰記。嘉靖三十八年重修，有

楊淪撰記。隆慶六年重修，有張元忭撰記。萬曆四

年重修有田汝麟撰記十一年復修有申時行撰
記崇禎二年重修有朱大啟撰記

本朝康熙中重修有曹封植撰記文不備錄而原書所
採州志州學一條多略有誤因附詳于此

增元何伯琦涿州儒學藏書記自畿甸至于海隅皆有
有學學必有師而世之為吏者或不知學政所宜修師
或不知修其所宜教于是無以厲其民人而道藝不得
興焉蓋得其所教雖窮陬昏蔽之俗猶可與易矧近在
邦畿以接道德之光華者乎夫先王之道具于經三代
而下政之治亂著于史後之立言者違是不足以名世
而學者亦無以正心術而成士君子之材龔君仁實為
涿州儒學正顏瞻學宮經籍猶闕于足捐俸市書以資

學者之講習凡得經史共若干卷裝漢整飭籤帙鮮好
州士大夫咸以為美遂構屋大成殿之西序度階之
閭齊平披緒考緝靡不宜稱嗚呼聖賢之遺言非獨使
人玩思為于世取祿之具也設科取士其制益曰詢于
鄉以觀其行考諸經以驗其學較辭華于采藪之博論
政務于舉措之宜其術精且詳矣使從事者果能盡如
其說則人材寧有不足之嘆哉龔君典教是州既蓄書
以待學者又得賢大夫為之鼓舞苟得美質持行之士
克力于愛親敬長之實由是而討論問辨以求聖賢之
學之傳知本末始終觀感興作以致其誼而底于成庶
可謂無愧于其職矣若使以先哲典籍學校所宜有尊
而弁之以為觀美則非予之所望乎州之士也因為記

勒諸石以勗來者 州志

增明金問涿州重修文廟碑 涿為京輔郡學校之設
非直外廡比也其英才出而致用宜不減于異時而禮
殿倫堂凋敝弗稱國家遴選賢良以惠幸茲土政聲卓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二十七

卓前後相望而未有作興之者宣德初姑蘇朱侯巽來守是邦既展謁廟下即有志于修復事每教于所急久未就緒上即位制詔學校有司宜加勸勉侯曰任師率之責而於教養之地闕而弗圖何以奉揚文治以淑邦人乎迺率僚佐出私帑以為師生倡州人之樂從禮義者亦相資焉以正統元年夏四月肇功殿堂門廡齋廬庖庾棟榭之撓腐者以堅良易之弛于上者密而覆之圮于下者半而甃之黜昧于其間者皆藻績而渙澤之聖賢像設又皆嚴飭而炳絢之告成于秋七月庭榮室疏侈然增觀既而監察御史涇川程君富以學校之在圻內者奉命專督謂侯茲舉不可使無聞於後逮正統己未冬學正王君德請文以壽諸石夫為學之道治其心而已蓋心之實體通乎天地而酬酢萬變通乎神明舍是而他求則無以成致用之功而亦非聖賢之學矣探事物之賾而必審夫天理人欲之機驗日用之常而必篤于忠君孝親之實精思力踐期不失其本心焉故

取士之法本操履以求其志節考經訓以觀其學術于治事之要以懿其展濟于適用之文以究其才華必有以得于聖賢之微心學之懿而後謂之有成夫如是則雖載高位享重祿乘美策良蔭重席厚非幸也宜也若夫冒虛名以廁文學之場飾浮辭以班掄擇之列而于道有未聞學有未得限限然惟進取是務亦獨何哉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亦泮宮落成而頌禱之辭也故予得與諸君子誦之有志于學者可不深思于此哉

上

同

原涿鹿衛在州治西北永樂七年建涿鹿左衛在州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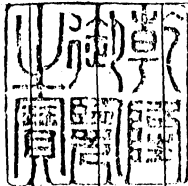
西永樂八年建涿鹿中衛在左衛西永樂十一年建

方輿

紀要

臣等謹按涿鹿三衛設自明永樂年間

本朝初年以涿州三衛並良鄉興州衛香河營州衛合
為一衛設守備一至康熙二十八年悉行裁省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七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七舉正

齊在東句原書齊訛作秦今改

劉溥賦得涿鹿
送邱伯純作條

金大定原書金訛作今今改

元蔡欽涿州重
修孔子廟碑條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七舉正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八至
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德生覆勛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進士臣單可珙

謄錄監生臣黃珩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八

京畿

涿州二

原范陽郡有獨鹿鳴澤

通典

源獨鹿山在州西十五里下有鳴澤漢元封四年由回

中北出朝那蕭關歷獨鹿鳴澤從西河還即此

方輿紀要

注等謹案獨鹿鳴澤今其地名陶家屯土阜巋然

其下常有積水土人傳以為即獨鹿鳴澤

原石虎崗在州西五十里

涿州志

臣等謹案石虎岡今無考

原山上有二石虎

混一方與勝覽

原龍安山在州西五十里

涿州志

臣等謹案據

大清一統志龍安山時有雲氣騰繞如龍山蓋以此得

名今隸房山境

原龍安在郡西四十里回巒繚繞深谷逶迤自下而上

有紀有堂雨過則嵐光欲滴

涿鹿記

原龍安大房諸山之支隴也

方輿紀要

原涿州西北五十里有惡峪漢世已有此名盧它人封

惡峪侯是也峪中雲氣瀰漫四時不絕

長安客話

臣等謹案惡峪據兩漢刊誤補遺即亞谷今已無

此稱惟考涿鹿記云崿峪在郡西北五十五里或

因字音相近今昔傳聞互有訛異未可知也

原史記亞谷侯漢書作惡谷鄭康成釋書大傳謂惡為

亞劉原父謂古亞惡二字通用

兩漢刊
誤補遺

原崿峪在郡西北五十五里草木榮茂

涿鹿
記

原盤坡在郡西北三百里坡有上中下西為表而東為

裏儼若畫屏夕陽西墜紫綠萬狀

同上

原駝羅口在州東北宋雍熙中圍涿州遼主隆緒由駝

羅口應援即此

方輿
紀要

臣等謹案駝羅口今無可考

補王次仲隱居范陽變篆籀之體始為隸書秦始皇既

定天下三詔之使入秦不至復命使以檻車載之次仲
忽化一大鳥翻然出車使者驚拜曰無復命必見誅惟
神人憫之烏徘徊空中拔墮三翮使者得之以進始皇

悔恨因名其地為落翮山

真仙通鑑

原灰洞在涿北燕南兩傍皆高岡路極狹無風而塵土

坳積咫尺不辨人物

石湖集

原范成大灰洞詩 塞北風沙張帽簷路經灰洞十分添據鞏莫問塵多少馬耳冥濛不見尖 同上

原涿水東北與阪泉合其水導源縣之東泉魏土地記

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
上有黃帝祠晉太康地理記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東
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城無東面魏土地記稱
涿鹿城東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并則
流注阪泉亂流東北入涿水

水經注

原涿流下滴也

說文

原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經涿鹿縣故
城南王莽所謂褫陸也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留

其民於涿鹿之阿即于是處

水經注

臣等謹案涿水諸書所記其說各異謂其源出涿鹿山者水經注與方輿紀要也謂其源出范陽縣西土山下者寰宇記也謂從大同得勝堡入者名勝志也按酈道元乃涿人其所著書于涿尤宜詳核可信但涿之為國為郡為州為縣沿革不一即今所謂涿城建自唐而唐以前水道之在城東西南北皆不能懸擬又水之遷徙不常今昔殊軌茲

謹據

大清一統志所載並錄之以備考

原涿郡南有涿水北至上谷為涿鹿河其支流塞外謂

之涿耶水

十三
州志

原涿水東北逕涿縣故城西流注於挑應劭曰涿郡故

燕漢高帝六年置其南有涿水劭又云涿水出上谷涿

鹿縣按涿水自涿鹿東注濕水濕水東南逕廣陽郡與

涿郡分水漢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涿之為名當受涿

水通稱矣

水經注

原桃水東北與洹水會水上分涑水于良鄉縣之桃水世謂之北涉溝故應劭曰洹水出良鄉東逕垣縣故城北史記音義曰涿有垣縣漢景帝中元三年封降王賜為侯國王莽之垣翰亭也

水經注

臣等謹案據

大清一統志拒馬河在涿州西北自涑水縣流入與琉璃河合即古桃水也河流自十度村至礪石店歷

經十度亦名十度河然古拒馬河水至涑縣北折而南其東分為桃水今拒馬河直至州北涑水之故瀆亦絕與古不同矣洹水即今胡良河在涿州北十里

原桃水東逕涿縣故城北王莽更名垣翰晉泰始元年改曰范陽郡今郡理涿縣故城城內東北角有晉康王碑城東有范陽王司寇虓廟碑

水經注

臣等謹案晉康王碑及范陽王司寇虓廟碑無考

餘詳前卷

原桃水出涿縣故城西南竒溝東八里大坎下數泉同發東逕桃仁墟北或曰因水以名墟則是桃水也或曰終仁之居非桃水也按地理志桃水上承涑水此水所發不與志同謂終為是

水經注

原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涑水東過迺縣北

同上

原遼聖宗統和四年宋將曹彬米信北渡拒馬河與裕悅休格對壘南北列營長六七里五月戰于歧溝關大

敗之追至拒馬河

遼史

原燕京留守蕭孝穆乞於拒馬河接宋境上置戍長巡

察

同上

原開泰七年沿拒馬河宋界東西七百餘里特置戍長

司一員巡察

同上

原至元二十一年四月涿州拒馬河決衝突二十餘里

元史世

祖紀

原至治元年七月滹沱河及范陽縣拒馬河溢

元史災
宋紀

增乾隆七年

御製過拒馬河詩 十里瓊瑤一色白馬蹄踏碎人未
惜行行策渡拒馬河滑笏春流初弄碧亦有流澌如半
壁珠璣灑落噴灘石誰能弔古論興亡但覺光陰如過
隙此河幾度亂流過前歲今春原不隔興來還似坐玉
京豪咏心情那減昔溪頭舴艋未易呼渡口車輿頗填
積似展江干積雪圖燕氏文貴留真蹟

增乾隆二十九年

御製過拒馬河詩

拒馬來迴度輿梁亘臥波近山原

野潦挾水遂成河

水經注以拒馬河即涿水故潰水盛則長津洪注水耗則通波潛伏今故

潰亦絕而不續自附近山谷諸流匯注始湍激成河

興利非容易籌安竟若何迤

東注沽淀疏導可延俄

河流下會琉璃白溝諸水東至直沽方命大臣等勘治淀泊源

流疏導實歷時咨長計也

臣等謹案拒馬河

御製詩恭載有關紀述事實者餘不備錄

原傳若金拒馬河詩落日蒼茫秋風慷慨多燕雲餘古色易水尚寒波岍絕船通馬沙交路入河行人悲

舊事含憤說荆軻 傳與礪詩集

原姚廣孝拒馬河詩 大河擬長淮瀉急去如瀉未足

限南北猶能拒戎馬牛馬顧其滑蛟龍螫其下沟湧拍

遠天漫演散平野中流漁子多兩岍居人寡從來燕趙

間紛紛戰爭者以茲壯其國固舍曾不舍河伯願揚靈

終古保民社 逸虛子集

原林垠拒馬河作 拒馬河邊驛路長飛狐口外又斜

陽春光已過六十日不見花枝空斷腸 野橋集

原易水逕出范陽縣故城秦末張耳陳餘為陳勝畧地

命燕薊通說之范陽先下是也

水經注

原督亢陂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逕五十餘里

括地志

原方城有督亢亭

郡國志

原督亢膏腴之地

劉向別錄

原督亢溝上承涑水于涑谷引之則長潭委注過之則

微川輟流水德含和變通在我東南流逕道縣北又東

逕涑縣酈亭樓桑里南

水經注

原督亢澤苞方城縣縣故屬廣陽後隸于涑郡郡國志

曰縣有督亢亭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子丹

使荆軻齎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絕滅地理書上古聖賢

冢地記曰督亢地在涑郡今故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

南界也風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崖際也沆
澤之無水斥鹵之謂也其水自澤枝分東逕涿縣故城

南又東逕漢侍中盧植墓前

同上

原督亢之田在燕東甚良沃欲獻秦故畫其圖而獻焉

史記

索隱

原盧文偉說刺史裴儁案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

人賴其利儁修立之功多以委之

北史

原裴延儁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

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
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倘謂疏通舊
迹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
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至今賴
之

魏書

原齊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曜建議開幽州督亢舊
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瞻

隋書食貨志

原督亢陂在范陽縣東南十里郡國志云陂見有海龍

王神祠在焉

太平寰宇記

臣等謹案州東南十五里今有海神塘村村南有海龍神廟

原陂舊有亭遺址高丈餘周七十步土人掘其處尚多

古瓦礫金錢

長安客話

增乾隆二十二年

御製督亢陂攬古詩

督亢廣衍舊膏腴計使荆軻獻

地圖持短入長奚濟事害成延禍竟亡軀馬遷作史失
辭駁劉向傳經具政模引水開田言則易推行得當竟
誰乎

臣等謹案督亢陂

御製詩恭載首見之篇餘不備錄

增董其昌督亢道中作 誰知燕地有西湖沃壤長堤
督亢圖為問黃金臺上客 得寺說劍酒人無 涿州志
增袁中道督亢道中作 斷橋流水臥枯楊千里飛沙
草木黃督亢如何稱沃美 荆軻圖去致秦王 同上

原亭南有月池廣三頃其形如月

方輿
紀要

原月池在郡西南二十里約數十源泓以成溪灣以成池斗折蛇曲穀迴輪轉清瑩洞徹每秋清氣爽芰荷盛開鷗鷺浮沈錦鱗游泳可謂游觀之盛所矣

涿鹿記

臣等謹案月池在州西南十五里房樹村之西今池已涸惟窪地數頃有小廟碑文剝落不可考相傳為月池寺舊址云

增乾池在涿州西十五里其地窪下為衆流所歸然未嘗盈溢為患一名百尺乾

大清一統志

原柳河在州南南務里泉四時不竭

涿州志

原范陽陂在范陽城西十里方一十五里俗亦謂之為

鹽臺陂

水經注

臣等謹案范陽陂今無其名惟州城西南多引渠

灌田疑即所謂陂者又按方輿紀要稱范村在州

西南今亦無此村名

原范水在州南自易水涑水縣流入境下流合于拒馬

河

方輿紀要

原范水在州西南水北曰陽范陽郡名以此

名勝志

原武遂津北對長城門謂之汾門史記趙世家孝成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兑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野與趙即此也又謂之梁門易水東分為梁門陂在

范陽城西南十里

元混一方輿勝覽

臣等謹案梁門陂今城西南無此地名但考文天祥經劉先主宅詩云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則在南宋時猶存其名實為涿之故蹟矣

原拒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于通
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
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枝流經通纏絡墟
圃匪直田漁之贍可懷信為游神之勝處也其水東南
流又名之為酈亭溝

水經注

臣等謹案酈亭先賢鄉皆無考又州志載州西南
十五里有紫池堡或即紫淵遺蹟今亦莫詳其處

原紫水其泥亦紫

幽都記

原挾河水出良鄉縣西甘泉源東谷東逕西鄉縣故城北王莽之移風也世謂之都鄉城又東逕良鄉城南又東北注聖水世謂之挾活河

水經注

臣等謹案據

大清一統志挾河一作俠又水經注俠河世謂之挾活河蓋挾俠二字通用也

原涿水源從大同得勝堡入至老班溝一之涑水縣一之涿州沙水俱活東西不定故謂之挾活水又謂之聖

水也督亢亭州南一帶至新城皆是其北乃涿水所入

盧文偉修為陂故道猶存

名勝志

原挾河自房山縣東南流與胡良河合

明一統志

原挾河在縣西北二十里亦名拒馬河

方輿紀要

朱彙尊原案挾河或謂源自大同邊界入或謂源

出良鄉房山或云即聖水或云即拒馬河難以臆

定也

原胡良河在州東北二十里源出房山縣大安山東麓

流八州境又南與挾河合流入良鄉縣界注于琉璃河

方輿
紀要

原湖梁在郡北十里垂楊樹隄蒲葦夾岍曉月升時漁

郎欸乃樵夫牧子逍遙於迴塘曲渚之間不少佳致

鹿涿

記

臣等謹案胡良今志亦作湖梁

原萬厯甲戌有詔發帑金為橋涿之胡良渡大司空朱
公衡力爭又建玉女祠于涿以內帑二千名司空修之

司空又爭太后為武清治第費以數萬司空稽故事多

所裁抑太后頗銜之

殺城山房筆塵

增拒馬河橋在涿州北郭外又胡良橋在州北十里俱

明萬曆初建各長三十餘丈

大清一統志

增巨馬河橋在涿州北門外又胡良河橋在涿州北十

里俱明萬曆二年勅建大學士張居正碑記

畿輔津梁志

原張居正勅建涿州二橋碑涿州北有河二自西山諸泉來者曰胡良河距城七里自紫金關外鐵崖巢入者曰巨馬河距城二里每伏秋水發洶湧暴至行旅走避不及歲深溺常數百人聖母慈聖皇太后念之會州

民有奏乞建橋者聖母自以宮中供奉金募工一夫不
役於民一錢不取於官也司禮監太監馮保舉內官監
太監劉濟工部尚書朱衡舉郎中易可久賀幼殊督工
乃以二年正月興工五閱月而告成事胡良河橋一巨
馬河橋一高廣各二丈長三十餘丈皆甃以巨石銅以
鐵鉸費不過七萬役不過數月往嘉靖間建琉璃河橋
一費三十餘萬茲二橋之費不當四
之一而堅緻精工乃過之 太岳集

增永濟橋在涿州北郭外

大清一統志

臣等謹案永濟橋舊名拒馬河橋明萬厯二年建

十六年重修天啟六年復修後河舍橋南徙

本朝乾隆二十五年奉

旨于舊河橋南移建新橋凡九空延築石堤下涵洞二
十有二舊橋頽廢者改葺為堤下為涵洞一十有
八橋隄共長二百丈有奇

賜名曰永濟並

御製重修涿州石橋記恭載卷內

增

御製重修涿州石橋記 徒杠輿梁月令所著則橋之
設與夫毀而修乃王政所必先而非浮屠氏漫舉因果

利人所可同日語也涿州為畿南要郡萬方玉帛諸生
計偕以及官吏商賈攜孳負販之徒往來所必經郡城
北胡良拒馬二河匯焉明時各就其上建橋顧北方之
水流無定橋建而河徙橋乃跨陸河則仍資舟楫與無
橋同庚辰春允地方大吏請于舊橋南移建九空新橋
仍築石堤下有涵洞廿有二屬之城北門其舊橋之頽
廢者葺之改為涵洞十八以洩夏秋霖潦通新舊橋隄
長二百丈有奇至八月而功成大吏請為碑記以記歲

月其辭曰涿之城誕拱皇京胡良拒馬自西東注厥初
跨河橋營其所不合橋短而隄長北方水流無恒及鬻
隄隄敗橋反陸置往來之人嗟行潦以徂征墮者扶之
堙者疏之俾水有就下之路而不與隄爭斯王政之一
端以就舊材亦不大費司農或曰宮閭布施或曰璫豎
威福緬遺蹟猶致恨夫前明君何為者乃若是焉宜彼
社之屋吾于是凜殷鑒而兢兢

增乾隆二十六年

御製永濟橋詩

有序

范陽郡古梯航並輳燕都督亢

陂遙襟帶斜聯涿水葺勝朝之廢軌咨疆吏以傳馨昨
者錫珉紀事具見大端茲馬行仗成詩重賡七字 蜿
蜒長橋跨涿河重修工竣此經過多疏涵洞防秋漲已
看洪川吸衆波萬國共球茲會極九瀛壺嶠始盈科輿
梁亦可通為政君子名言憶孟軻

臣等謹案永濟橋

御製詩恭載首見之篇餘不備錄

原琴高者趙人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坐祠

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列仙傳

臣等謹案今州境有琴高池詳見

御製詩恭載卷內

補琴高執笏于宋康

抱朴子

原琴高既仙去設祠奉之時乘赤鯉來享

神仙傳

增乾隆十八年

御製琴高池詩

古蹟是誰徵
菁池乍泮冰
浮波見赤

鯉想像箇人乘

涓彭術已就
汗漫遊燕趙
叶至今風

浪聲猶作水仙操

臣等謹案琴高池

御製詩恭載首見之篇餘不備錄

原至治二年九月作層樓于涿州鹿頂殿西

元史英宗紀

臣等謹案層樓鹿頂殿無可考

原華陽臺在州城內西北隅

涿州志

臣等謹案華陽臺今廢惟城西北有窪地十餘畝

中有土阜高數尺周數十步土人指為臺之遺址
又北門之西有土隆然附城而上高于城丈許俗
呼為煙墩或謂即華陽臺然俱無可取證

原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館出美人奇馬即此

處

長安
客話

原荆軻與太子游東宮池軻拾瓦投鼉太子捧金丸進

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千里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于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

斷以玉盤盛之

燕丹子

原展臺在州西南二十里相傳燕昭王展禮賢士于此

長安客話

臣等謹案展臺今為村名其地有土臺高二丈許

東西廣九丈南北袤十二丈有奇舊有佛寺今廢原西鄉廢縣在州西北二十里漢置屬涿郡後漢省或

謂之都鄉城

方輿紀要

臣等謹案西鄉廢縣在州西二十里長溝村北有

土城遺址土人呼為古城或即其地但無碑記可

考

原西鄉侯國莽曰移風

漢書志

原故廣陽國城漢置今廢故城在今范陽縣西南

太平寰宇

記

臣等謹案州西南十八里松林店西偏有城遺址

然無碑記可考

原廣陽城在州西南十五里後漢封劉良于此

涿州志

原昭烈帝廟在樓桑村建于唐乾寧四年金承安初重修黃華老人有記明洪武初更新之至弘治二年知州

事張遜重構殿三楹旁翼二配殿

同上

原樓桑里昭烈之舊里也

水經注

原漢昭烈宅在涿州樓桑村昭烈在民間所居有桑層蔭如樓因曰樓桑今尚在其下留題甚多

燕山叢錄

增涿州西南十五里道右大桑高十丈層蔭如樓其蔭
百畝漢昭烈故居桑也昭烈兒時與宗中兒戲桑下指
謂帝王羽葆後因名村千五百年矣樵大倍於恒桑實
時土人相餽遺也桑側昭烈古廟唐乾寧五年建者前
將軍關桓侯張配馬像不君臣坐列而兄弟列象其側

陋時也

帝京景物畧

原樓桑村在涿州西南十五里云是漢先主故宅村故

有三義廟祀漢先主而以關侯張侯配焉

長安客話

原先主少孤與母販屨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幢幢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

樹非凡

三國志

原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

漢晉春秋

原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于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

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

三國志

原蜀先主廟碑唐郭筠撰正書乾寧四年立石今在涿

州樓桑村廟中文已剝蝕

金石文字記

臣等謹案州志唐乾寧四年碑乃郭筠撰金石文
字記偶闕其名耳

增乾隆二十二年

御製漢昭烈廟詩 春秋氏族著承堯嗣服中山颺派
昭鼎一足三成帝業牛黃腹白應童謠欲信大義心資
亮還定全秦志賴蕭千載樓桑尚遺恨其如安樂自道
遙

增乾隆三十年

御製樓桑村二首 漢室王孫志本雄指桑葆蓋誦諸
童可憐不及舂陵業二世偏安祇蜀中 豫州一旅得

成軍見說英雄獨使君千載粉榆猶故社誰稱李定與

周羣

臣等謹案昭烈廟樓桑村

御製詩恭載首見之篇餘不備錄

原金玉庭筠涿州重修漢昭烈帝廟碑記 仁者未必
成功成功者未必仁仁者之心以仁仁天下不仁者之
心以仁濟其私故善論人者論其心之何如而成敗不
與以仁濟其私者發于其言見于其事亦仁也蓋竊仁

以敗天下夫竊仁者是有大不仁根著于心然竊仁易窮也而根著于心者卒不可掩天下之人莫不腹嘗臆唾雖一時成功旋與草木同腐矣仁者之心不以其身其家而以天下故天下之人亦相與詎歌戴仰願以為君雖生無成功天下之人莫不歎息至後世猶喜稱道精爽在天能推其仁心用之不已施之不竭呼吸而雲雨咄嗟而風霆咫尺萬里朝夕千載此理之自然無足怪者先主仁人也當陽之役不以身而以民永安之命不以家而以賢雖不能如其言要之真心如是而已有厚天下之心必饗天下之報至今天下之人猶歎息其無成而喜稱道之涿之人又祠而奉之宜哉涿先主之故家也廟距州西南十里而遠庭有石乃刺史婁君延重修記唐乾寧四年也則血食于此舊矣歲久屋老纔庇風雨今年夏四月里氏始議增葺于是富者以資巧者以藝少者走以服其勞老者坐以董其功稍完治中堂新作門屏又作兩廡配祀元臣諸葛孔明關雲長法

孝直在東龐士元張翼德簡憲和在西既成具興廢歲
月乞文于庭筠將以刻諸石庭筠曰五季兵火之餘室
廬焚蕩殆盡而廟貌巍然獨存悍夫暴客過堂下傲兵
肅聽不敢犯則具仁之入民深矣大哉仁乎蘊之于心
充于天地被于萬物蓋有不與死而俱亡者幽而為神
其遺澤燦然施及天下後世以達其生平未厭之心必
矣豈獨私乎一鄉哉祠而奉之者特其鄉人之情耳庭
筠既書其事復作歌遺之使迎送神佐其鼓舞以樂之
其辭曰舜禹不可作兮古歎日潰盜取盜守兮恬不怪
仁人起兮力殫其廢志天下兮豈獨為漢計大統未一
兮時已逝奄為神明兮陟配上帝何紆我憂兮仁及異
世彼曹丕兮死為妖彗握長鈇兮載芟載剋燕山之陸
兮范水之商平時如砥兮惟神之豐沛鬱性懷兮羽葆
蓋帳籬樹兮今安在記兒時之舊事兮想亦為之一愴
神之去來兮蒼虬翠駟築華裾兮銷鳴玉佩絙瑟而吹
簫兮紛華音之繁會性肥酒香兮神其飲醉來雲席帝

兮回風滿旆將而送兮百拜民不忘兮遺愛驅螟蝗兮
疫厲時雨暢兮屢歲俾富康兮耆艾民德神兮事之無

替 吉金貞石志

原元邾經涿郡漢昭烈皇帝廟碑 涿郡為昭烈帝里
故其廟祀尤盛涿故燕國古多豪傑之士歌謠慷慨借
交報讐遺風尚存每言曹魏篡漢之事莫不飲敵流涕
想見昭烈君臣其父老過其祠下拜謁而致奠者朝夕
不絕其歲時祀事合沓走集不遠千里指示樓桑故居
徬徨不忍去廟在涿郡南十里而近自隋唐五季遠金
以來皆即故居代為增葺其正殿當中山靖王之後昭
烈像設衣冕南向其佐命將相則列于兩廡左則諸葛
亮龐統法正許靖右則關其張飛趙雲馬超位序崇敞
有法制馬廟故有碑金翰林應奉王庭筠詞推明昭烈
之志論議文采近世所無然猶題為先主名號有未正
焉按春秋左氏傳稱先主者大夫稱其先大夫之辭生
則稱主沒則稱先主非帝王之號也魏晉私記以昭烈

父子為僭偽故稱蜀不稱漢以昭烈為先主安樂為後
主至陳壽作志即以漢與魏使昭烈父子與劉璋共為
蜀志其後著書者皆以魏為正統惟宋司馬光更蜀為
漢初曰漢中王即位曰漢主崩則曰漢主祖追稱則曰
漢昭烈帝而亦不以正統歸之至建安朱熹始奪黃初
之統以章武繼漢馬或者又以為族屬疎遠不能紀其
世數名位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
後此又從而為之辭者也後世之致疑未若孔明之傳
信曰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天下又曰霸業可成
漢室可興為帝胄使興漢室當是之時莫不以昭烈為
漢帝曹氏為漢賊豈至於後世而欲以一己之私反之
哉故正其名號曰漢昭烈皇帝榜其殿而系之以詩曰
高祖造漢極民塗炭世祖戡難氏適思漢兩都二祖垂
四百年昭烈之興死灰復然難于二祖百折不沮倉皇
奔走乘纜一旅豈梯仁厚氏心是歸必得國士乃可有
為既狹熊虎復起卧龍電掃漢南雷震江東賊操扼吳

據有梁益遂取漢中興王立國高皇之起始實在此拓
定中原貽于孫子漢賊不並顧豈偏安不豈其敵誅讐
弗難天不假年債單崩殂不能致討還于舊都顧命孔
明伊周之事不私其子天下大計琅琅格言勗以為善
三代君臣乃今復見宗臣流涕效死出師游魂佹鬼折
敗不支崦嵫返照有光燭天既絕之紼復一再傳三君
一仁三起三滅廟食帝里至今不絕燕山之陽涿水湯
湯篤生異人復一高光杜鵑不來桑猶在寢刻詩廟門
萬世是諗 陵川集

原郝經書黃華泳郡先王廟碑陰作 稱道孔明獨有
杜少陵論著昭烈復見王黃華君臣一體始無媿蜀相
祠望樓桑家昨因應詔過燕南青林一簇啼鶯鴉蕭鼓
寂寞春社散廊廡應慘淡昏龍蛇西南一碑刻蒼玉每讀
輒止驚咨嗟磊落一片恢復心始終于仁無少差當陽
之言永安命三代聖王何以加仲謀雄略祇借偽阿瞞
詭譎空奸邪論議到此真不敗文采絢縟森芳葩書法

二王作真行得意頗勝如時花歌謠慷慨燕趙義士風
但恨不能完漢軍敗崩三巴百匝細讀立復坐不覺午
日傾簷牙務復欲去不忍去飢馬更繫枯荆柱海東何
以得此人日出之國王氣韜朝霞滅遠服宋帝諸夏禮
樂制度無疵瑕家世章廟布衣臣貴胄鼎族來幽遐春
深徑渡鴨綠江太行山巔高桂浮海槎風流儒雅冠當
代碧雲玉樹峨烏紗漢魏以來無此作作詩為向諸生
誇同上

原王寂涿郡先主廟詩當年竹馬戲兒曹笑指樓桑

五丈高故國神遊得無恨琅垣風雨夜蕭騷中州集

原周昂涿郡先主廟詩暗粉陳丹半在亾垣殘日

共悲涼不須古碣書綿竹自有荒村記蓀桑塵土衣冠

曾繫馬歲時歌舞亦稱觴不應巴蜀江山麗能使英靈

忘故鄉同上

原文天祥經樓桑劉先主故宅作我過梁門城樓桑

在其北至德已千年青煙逸故宅道傍為揮淚徘徊秋

風容天下臥龍人多火空抱膝 吟嘯集

原陳孚謁先主祠作 古廟千年後桑陰滿涿州亂山

空北向大火已西流遺恨三分國英雄百尺樓里人性

酒奠想像袞龍浮 觀光集

原王暉謁樓桑昭烈帝廟詩 百里燕南道山河繞帝

宮荒村仍故里喬木幾秋風簡冊經給在丹青戶牖空

寥寥千載下伏臘祀仗崇 秋澗集

原傅若金涿州樓桑村先主廟詩 孤村縹緲見靈祠

廢宅蒼茫失故基蜀鬼夜還風滿蓋涿人朝祭雨霑旗

墮文定復歸寒水桑影猶疑覆短籬終古鄉閭有遺恨

衣冠空想漢威儀 傅與礪詩集

原頌銳樓桑廟迎神辭 帝子降兮范之陽恍臨睨兮

舊鄉山蒼蒼兮水泱泱神之來兮騶駟虬玉鸞鳴兮秋

啾雲車兮羽蓋樓桑陰兮蔽芾牲既肥兮酒香總惟施

兮雕玉床荃蒿坐兮樂未央 又送神辭 帝子去兮

安之違桑梓兮心孔悲白帝城兮永安宮魚之復兮鱉

叢正陽雲雨兮洞庭風波雖信美而非吾土兮矧蛟鱗與龜鼉歸來兮歸來其樂兮如何 鷗汀集

原沈自邠樓桑先主廟詩 赤伏符難在三分志未伸江山千古恨祠廟百年新事業歸龍戰飛揚憶虎臣 廨以阿侯張侯配食枯桑非舊日灑淚向南旻 沈修撰

集

原譚貞良謁樓桑先主廟詩 系出中山近名從小沛聞卜鄭占李定望氣得周羣象叶黃龍瑞符仍赤帝文全家頻脫險一旅忽能軍名士收諸葛英雄獨使君志寧推百戰力已限三分淚盡髀生肉魂歸棧入雲枯桑遺廟折野火斷碑焚繫馬靈風至題詩塞日曛粉榆存舊社絃管尚紛紛 捐石居遺藁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八舉正

封降王賜原書賜訛作勝今據水經注改

挑水東北與迥水會

條

趙與燕易土原書土訛作上今據史記改

武遂津條

挾活水原書活訛作括今改

涿水源條

昭烈帝原書書名今改

樓桑里條

其父老過其祠下原書其訛作之老訛作子今據陵

川集改

元郝經涿郡漢昭烈皇帝廟碑條

闕聖原書書名今改

樓桑
里條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二十八舉正